

陕北【文丛】

白麟 / 主编

梦中的格桑花

朱百强新农村故事系列作品选

朱百强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朱百强 笔名关村。“60后”，陕西眉县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会员，宝鸡职工作家协会理事。鲁迅文学院首届煤矿作家高研班学员。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在《萌芽》《阳光》《橄榄绿》《延河》《飞天》《延安文学》《西安晚报》《厦门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50余万字。小说《王家村有个王幸福》被改编为现代戏剧搬上舞台。曾获多种奖项。

阵地【文丛】

题字 / 贺敬之

- | | |
|-------------------------|-------|
| 《挑灯夜话》 | 张占勤◎著 |
| 《花开半夏》 | 赵洁◎著 |
| 《我们在一起》 | 闫瑾◎著 |
| 《一城江山》 | 狄江平◎著 |
| 《风从周原来》 | 唐志强◎著 |
| 《乡风吃语》 | 杨烨琼◎著 |
| 《愿我们总能被温柔相待》 | 车丽丽◎著 |
| 《梦中的格桑花——朱百强新农村故事系列作品选》 | 朱百强◎著 |
| 《爱的拼图》 | 姚伟◎著 |
| 《岁月印痕》 | 寇明虎◎著 |
| 《天地遥远》 | 赶阔◎著 |

梦中的格桑花

朱百强新农村故事系列作品选

朱百强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中的格桑花：朱百强新农村故事系列作品选/朱百强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8.8
(阵地文丛/白麟主编)
ISBN 978-7-227-06951-5

I. ①梦…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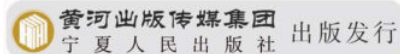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2272号

阵地文丛

白麟 主编

梦中的格桑花——朱百强新农村故事系列作品选 朱百强 著

责任编辑 陈浪
责任校对 白雪
封面设计 朱振涛
责任印制 肖艳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 0010942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9 字数 233 千字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951-5
定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时序光影下的民情与世情（代序）

——朱百强新农村故事系列小说印象

阿探

朱百强是地市公众媒体工作者，因着职责他更熟悉百姓的生活。他以新闻工作者的敏锐，作为百姓一员的感同身受，感知着城市文明进程中固有的精神体系的支离破碎，感知着被社会演进所残酷剥离下的人间本初的温情的残存。处在一切变化中的乡土百姓，有一点是不变的，甚至数千年来一直不曾变化，那就是永远炽烈的对于幸福生活的热望。

朱百强是勤奋的创作者，生于长于一个充盈着数千年全然人文主义的精神领地，他对不断变化的生活有着无限的热情，因此近年来的新农村民情、世情系列小说不断发表。什么是人民的文学，或许在朱百强心中，就是关注百姓日常精神生活焦点、痛点，甚至是隐痛点的文本。朱百强似乎有讲不完的新农村故事，与一般的创作者不同的是，他不但拥有好的故事，更有着讲好故事的自信与富于变化的手法。他的叙事，常常有开篇的惊心动魄，继而如高山流水转进一鉴平波，或如小桥流水，娓娓而来；也有将人生流年数十载叙事凝结于一篇，时缓时急，让读者犹如进入长篇；故事展开，文本叙事超越了传统的单一直白，时有跌宕起伏之感；即便是结尾，

时时为某一精神状态、时态之定格，文之收结，余味悠长。新农村系列的创作，深深扎根于百姓乡土生活，在对新的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中展开，从情感基础层面而言，远比流行期刊上那种为附和、迎合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回归而向壁虚造者的情感意识更为纯净。

在几千年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我们遭遇了现代文明进程，其实这样的对峙与剧烈碰撞，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了。到今天，农耕文明终于迎来了它的终结，新的文化系统还没完全建立，或者是优秀文化传统遗存还没完成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与对接，在二者的对撞中，就有了朱百强笔下的这些故事。朱百强试图用不断扩展的新农村系列故事，去阐释和解读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乃至社会结构的嬗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嬗变呢？从根本上讲，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道统对治统的主导与引导的消解及二者的生生剥离。在这样的文化深层基础上去理解朱百强的创作，或许更为合适，他不是阐述个体的生存，而是以个体生存状态、时态去咀嚼、回味文化形态的流变。文化流变在社会演进洪流的挟裹下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伦理结构、观念遗存，甚至以颠覆者的态势颠覆了我们曾经宝贵的遗存。然而，朱百强的小说又似乎以更广博的心胸让读者面向未来，永不失却对美好生活的寄望。

在《梦中的格桑花》中，朱百强直击农民工性之尴尬，从人之本欲层面对乡土文明进程中寻常百姓的物质、精神双重压力进行了凸显与写真。雷天亮的“性问题”显然是高负荷生活压榨下的精神焦虑所致，最终一条儿子高考579分的短信将其从苦闷中拯救出来，获得一种精神的提振，精神进入美丽新世界。格桑花的美丽虽然在梦中，也是普通人的一种生命寄念。孔子删《诗》，将《关雎》置于首篇，《白鹿原》开篇重返生命原点，以男女之事展开，

此为重书民族之精神幽微；宁可短篇《墙》之触角亦触及都市男女之隐秘空间，也是回归人性本位的选择。原本不可说不足为外人道之事成为相互调侃的谈资，社会变化之剧烈可窥一斑。《岗位都是满的》则更具有刺穿世象浮虚的酣畅淋漓之快感。丁小杰按政策按正常程序只能陷入无尽无期的等待中，后来被逼无奈在朋友指点下为自己“造势”成功入职。后本色不变，仍然谨慎从事，即便是让他入职的局长倒了，他依然屹立巍然。小说用很多的笔墨，包括用世俗的成功型战友反衬丁小杰的本分性“窝囊”，最后以简笔勾勒的快进叙事，动态性揭示全力流变，整体颠覆了权欲，广扬了人之本初本色。文本前后强化变化及比对鲜明，令人震撼。《表扬》以一个乡下少年心理，为了融入城市同学群体，在失去多次捡钱机会后偷了拾荒的奶奶一百元获取了学校给予的虚荣，受到了源自良心的谴责，表述了一种未成年人的心灵承载。小说以平缓甚至有些沉闷的叙事，有力地凸显了少年成长期的精神撕裂感。《授粉》是经济交换时代一抹微弱且暖心的春风，甚至是朱百强所历经的纯情集体互助时代温暖记忆的复苏或回放。植物需要人授粉才能结出甜美的果实，而人呢？那些乡土空心化下的农村留守妇女呢？她们无疑是当下社会的“现代版织女”，于是在果园里，在田野里，她们天人合一，交汇，奏响了动心荡漾的心灵乐章。

《狼项目》则是有些魔幻意味的小说，由此我们会想起“假虎事件”，著名作家寇挥的短篇《变虎》，甚至于商南作家姚家明的短篇《黑月亮》。相同的是这几部作品都是苦难为原动力，寇挥选择了想象力再造，姚家明选择了对《老人与海》临摹，朱百强选择了媒体性发酵。发酵之中，世界的荒诞性，文本的讽刺性隐在其中。《盖房》是对“今日故乡是他乡”的“故乡永逝”一种精神冲

击性的聚焦。在外工作很多年的郭致远在老家盖房的过程，是其发现故乡永逝的过程。时代在不经意间已经发生了巨变，村子空心化了，人情冷漠化了，每个人都在逃离故乡，重返也就成为一种艰难的尴尬。《逃离》是一种现代城市生活快节奏与乡土慢节奏直接对峙，是乡土田园情怀的一种不舍。其中更有现代文明进程对三代人原本情感的消解与剥离，姚福老汉最终逃离了城市，他梦中化作了一头老牛。他的生命与乡土结为一体。

朱百强新农村系列小说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乡土社会在时代骤变中更广泛的民情、世情，给予读者进入寻常百姓生活的一种通道。从创作题材而言，朱百强获得了丰富而广泛的一手资料。从文学表现技法和效果而言，他的创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璞到玉，或许只是打磨与时间的问题。

（阿探，任职西安某高校，青年评论家，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目 录

- 年礼 / 001
- 树魂 / 016
- 三千元 / 026
- 盖房 / 037
- 授粉 / 056
- 赔多少是个够 / 067
- 狼项目 / 078
- 看戏 / 088
- 梦中的格桑花 / 103
- 岗位都是满的 / 123
- 表扬 / 135
- 王家村有个王幸福 / 147
- 评选贫困户 / 162
- 石沟村的风流韵事 / 180
- 打包 / 194

槐林寺 / 204

逃离 / 241

后记：呈现生活本真的姿态 / 277

字里行间跳动着自己的“心电图”

——《阵地文丛》总跋 白麟 / 279

年 礼

今年立春早，腊月廿一正好交上“六九”，晌午的时候，日头暖暖地照在头顶，有一种小阳春的味道。

发年礼了，发年礼了！午饭时分，有人一声接一声地喊，喊得静谧的李家堡村一家一家就开了院门，有了醒动，男人女人像大雁一样咕噜咕噜转动着脖子向村街上翘首张望。村街上，穿着烂棉袄的低保户李社会正咧着大嘴喊：张百万给大家发年礼了！有人问：要钱不？要啥钱，白送呢。李社会说着，嘿嘿一笑，屁股大幅度摆动着，又一摇一晃向另一条街上走去。听说是白送，有人喜上眉梢，咋能不要，不要是瓜屁！

于是，乡亲们撂下饭碗，便三三两两向村南的文化广场走去。

张百万本名张大鹏，是李家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在周原市做生意。据说，他开的农产品店面在周原市就有十多家，挣的钱用汽车拉哩，人称“张百万”。

在李家堡村人的记忆中，每年过春节，张大鹏都要回村住几天，他一般是除夕中午回家，领着儿子，用茶盘端着苹果、香蕉、橘子、香表和纸钱等祭品先到官坟地请先人，后回家贴春联。他贴春联贴得很认真、很细致，将红纸一遍遍在门两边的瓷砖上压实、抚平，还要将纸的四边全都用糨糊粘牢，似乎怕年还没过完，风将春联吹起来吹

扯了。他贴的春联大，上面的字也大，在院门屋门上一贴，喜气就好像涌进他家门了。有人路过，看见张家门上红灿灿地泛光，就知道张大鹏回家了。邻居的老人娃娃就流水一样进了张家院子，老人们就和张大鹏他父母说闲话，娃娃们则站在发亮的小轿车前睁大眼睛看稀罕，小轿车是张大鹏开回来的“宝马”。随后，张大鹏就请发小们喝一场酒，打通宵的麻将，输几千块钱。到了大年初二或初三，张大鹏才带着满嘴的酒气离开李家堡村。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宝马”小轿车后面，却留下无数羡慕和嫉妒的目光。

几年前，张大鹏的父亲去世后，张大鹏就将母亲接进了城里住，很少回村了。

文化广场原是生产队的打麦场，一年一年在上面碾麦。农业社解散后，尽管划分为一绺一绺，但村里人仍然在这儿碾麦。近两年，县上搞起农村环境整治，村上就用水泥硬化了一个三分地大小的广场，给这儿栽了篮杆，支了乒乓球案，安装了健身器材，还在广场四周栽了花花草草，村民们空闲下来，就在广场上健身锻炼、跳广场舞。小组开个临时性会议，来个马戏团、歌舞团，包括耍猴的、卖保健品的、卖药的等等，也都在文化广场。

现在，广场上停着一辆“130”小型货车和一辆“宝马”轿车。货车车厢被帆布蒙着，鼓鼓囊囊像一个蒙古包；“宝马”轿车旁站着张大鹏两口子。张大鹏穿一身灰色西服，扎红领带，映衬得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仿佛遇到了什么大喜事。张大鹏妻子谷水莲体态丰满，长着一副圆脸蛋，绛红色的羽绒服裹在她身上，显然有些窄巴，笨拙得像大熊猫，白净的脸上汗涔涔的。她和丈夫一样高兴。两人笑着热情地和乡邻们打招呼。张大鹏掏出“红好猫”香烟，先给几个老汉恭敬地递上去，人多了，就天女散花一般撒了，男人们就高兴地在地上捡起来，咂在长毛的没长毛的嘴上贪婪地吸起来。开货车的卷毛小伙扯开了帆布，米、面、油、服装呈现在大家面前，米是泰国米！油是纯菜籽油！围观的人个个眼睛放光。

看着以车为中心很快围拢了一圈人，张大鹏的大脸盘上浮现出喜色，但瞅来望去，却没有发现村长李胜利和组长吴贵生的影子，心里不免有些发凉。因为李家堡是个自然村，属行政村王家崖管辖，虽然李胜利家在李家堡，他担任的是王家崖村的村长。吴贵生虽然为李家堡组组长，至今村民还习惯地喊他“吴队长、吴队长”，他却是直接与每家每户打交道的人。谁家地多地少，想被推荐吃低保，都由他说了算。吴贵生常常说，你谁家的事离了我，都不行！两人都是重要的角色，不可小觑。于是，张大鹏尽力掩饰和乡邻们说笑着拖延时间，希望村组的头面人物能早点出现。然而两根烟抽过了，李胜利和吴贵生还没有闪面，人群里出现了骚动。张大鹏的发小李文等不及了，咱发放礼品吧。张大鹏思忖，自己要不要专门跑一趟去请李胜利和吴贵生，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又不好说出口。他问李文：你给他们都通知到了？李文说：我当面给贵生说的，给胜利打的电话。张大鹏问：那咋就没来呢？李文气哄哄地说：胡凸扎势哩，离了他们红萝卜不上席了，礼品又不是村上买的，咱发咱的。

人群里立马发出欢呼声。

开“130”货车的卷毛小伙和张大鹏站在一边，谷水莲和李文站在另一边，从车上取下羽绒服和米、面、油，依次发放给乡亲们。李社会自觉维持秩序，站在车旁边摇着乱蓬蓬的头喊：不要挤，排好队，一家一袋面、一袋米、一壶油、一件羽绒服，家家有份。

张大鹏斜对门的巧莲嫂第一个领到了年礼。她把米面油先放在一边，当场就让哑巴哥屯屯试穿起了羽绒服。

六十多岁的巧莲嫂有三儿一女，可自从儿子们结婚分家另过、女儿出嫁后，她和男人财财、哑巴哥屯屯蜗居在大儿子楼房后面的老厦屋里过活。当初分家，由村长李胜利主事说好的，他们的养老送终，三个儿子一人管一个，可几年过去，几个娃娃没给他们拿过几个钱，他们的油、盐、酱、醋花销全靠领的养老金和在地里刨几个钱，穿的几乎都是旧衣裳。去年过年时，女儿破天荒给巧莲嫂买

了件枣红色羽绒服，大儿子脸上挂不住了，和妻子吵了一架，也给他爸买了件蓝色羽绒服。大年初一，巧莲和财财两口子换上了崭新的羽绒服出了门，邻居将巧莲的羽绒服摸摸问：谁孝顺的？巧莲皱巴巴的脸上呈现出难得的笑容：女儿买的。花了五百多块钱呢。邻居拉出衣领上的商标瞧了瞧说：值，是名牌哩。还是女儿好！有人也摸财财的羽绒服，说你大儿子也孝顺呀。同样住在一个屋檐下，与巧莲两口子形成对比的是，聋哑人屯屯却仍然穿着烂棉袄。几十年来，屯屯一直穿弟弟或侄子穿过的衣裳。夏天，他随意穿一件什么衣裳就行了，可到了三九天，寒风刮得像刀子一样，穿着棉袄也冻得直打战，屯屯只好再给烂棉袄上一件一件套衣裳。但尽管衣裳是里八层外八层的套，乍看上去很厚实，实际上还是不暖和，屯屯整天依然是浑身哆嗦的样子。看着弟弟和弟媳穿上了亮闪闪的新棉袄，屯屯两眼放光，嘴里呜里呜哇叫，发泄着不满。巧莲心里也酸楚难过，夜里在热炕头上对男人财财说：把你的羽绒服叫哑巴哥穿吧。财财问：那我穿啥？巧莲说：穿啥，你还穿你那件旧的呗。财财说：他是我哥，可怜，我知道心疼他。问题是，老大指明叫响是给我买的，我让他伯穿了，他媳妇吊脸子和他闹仗咋办？这句话倒提醒了巧莲，她这才忽然意识到，他们穿的衣裳不是为取暖图漂亮的，而是儿女的招牌。这招牌就像企业在大街上、公路边立的广告牌，人一看就知道在卖什么，是谁在卖。没人给屯屯买新棉袄，是丢他们的人哩。因为他们和哑巴哥在一个锅里搅匀把，不知内情的人会砸洋泡：看，哑巴给他弟拉了一辈子“长工”，连个新衣裳都穿不上。给哑巴哥买件羽绒服成了巧莲嫂的心病。

一辈子没穿过好衣服的哑巴屯屯穿上了崭新的羽绒服，脏兮兮的脸上呈现出生硬的笑容，嘴里呜里呜哇，用谁也听不懂的聋哑人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感谢之情，甚至还从人群里挤到汽车跟前，在张大鹏眼前竖起了大拇指。看着哑巴屯屯真诚的表情，张大鹏心里生出莫名的欣慰和温暖。

领到年礼最欢喜的要数李社会了。他索性将身上的烂棉袄当下脱了，扔进了广场上的垃圾桶，现场就穿上了刚领到的新羽绒服。他肩膀上扛着米袋，一手提面袋，一手提油壶，摇摇晃晃往家里走，肩膀上的米袋差点掉到地上，惹得大家嘻嘻哈哈笑。父母死得早，李社会四十多岁了还没成家，感觉日子没滋没味没奔头，就破罐子破摔，让地荒了，整天钻在老卢家麻将室打麻将。赢了，自吹手气好；输了，骂天骂地骂社会，埋怨村上给他的低保太低了，不够花。李社会常自嘲道：咱是一条流浪狗，谁撿馍都吃哩。吃一口总比不吃强。

然而，年礼发放中也出现了戏剧性一幕——吴智良老汉和儿子发生了争执。争执是争执该不该收这份年礼。

吴智良七十多岁了，十年前，因家务事和独生儿子吴玉生吵翻了，一气之下，在一个秋夜，倔老汉用架子车拉着铺盖，和老伴住进了离村子一里路远的果园庵房里。田地里空气好，清静，加之和儿子拉开了距离，再不受窝囊气了，老汉整天端着茶缸子，过起了悠悠然见南山、嘴里哼秦腔的神仙日子。不料有一天，老婆将饭做好了，怎么也找不到他，进了果园，这才发现老汉倒在一棵苹果树下，牙关紧咬，脸色发紫，手中茶缸里的茶水早流了出去。救护车将老汉送到医院，救下了老汉的一条命，脑溢血却给老汉留下了口齿不清、歪头的后遗症。儿子吴玉生见父亲生了病，叫父母搬回家住，老婆动心了，老汉结巴了半晌，歪歪头朝后一扭：我不回家。

当天，老汉让别人帮自己拆开了装着羽绒服的塑料袋，也想试穿时尚的新衣裳，就解开了身上旧棉袄的纽扣，老伴说回家再试，小心在这儿把你老鬼感冒了。老两口就用架子车拉着米面油回家了。没过多大时间，儿子吴玉生却骑着摩托鸣的一声冲进广场，两腿搭地，扭身从货架上取下羽绒服扔过来，疯着一张黑脸说：我爸没衣裳穿叫你管，你是他儿？这是糟蹋人哩。两手提起摩托头硬转了方向，屁股下突地冒了一股黑烟走了。李文愣了一下，望见张大鹏瞥了一眼吴玉生，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一个白胡子老汉用长烟杆指着吴玉生的背影骂道：不孝之子！

吴玉生前脚走，吴智良老汉却颠着歪歪头气喘吁吁撵来了，如同树皮的脸气得发青，骂道：狗日的把我棉袄拿走了，说我穿老板的羽绒服，是舔老板的沟子哩。白胡子老汉说：智良，你儿腰粗有钱，给你买高档棉袄呀，你还来弄啥？老汉说：我冷得浑身筛糠哩，他都不管，靠那狗日的，就把我耽搁了。说着一只青筋凸出的手就伸了过来，李文忙将他儿摔在地上的羽绒服递给老汉说：穿上新的就不冷了。

就这样，在拥挤吵闹中，半天工夫，李家堡村的男女老少喜滋滋地将年礼提回了家。

太阳快要落山了，一阵阵寒风刮起来，刮得广场旁边的树枝摇摇晃晃，地上的枯叶一片一片飞起来打着卷儿。一阵热闹过后，李家堡村的文化广场只剩下了张大鹏两口子、卷毛和李文。谷水莲和卷毛说脚冷，转着圈儿直跺脚，跺着跺着钻进了轿车里。看丈夫冻得脸乌青，谷水莲从车上拿出羽绒服下来给张大鹏披上，又钻进了小轿车。张大鹏用手指着货车上的米袋、面袋数了数，觉得有问题，他说：咋还剩下十二份年礼哩，李文，你看看谁家没领？

给乡亲们置办年礼的消息是张大鹏先告诉李文的。二十多年前，张大鹏和李文一块儿中学毕业，一块儿进城打工，两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不同的是，李文结婚后被媳妇缠住了，就一直在家里抱娃收鸡蛋，很快就成了黄土沾身的农民；张大鹏却带着媳妇一直在城里打拼，先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大工，后又转行经商，从开小卖铺开始，办起了农副产品公司成了老板。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城市，身份不同了，但李文若进城或张大鹏回老家，两人见面总要聊一聊。后来，见面的机会少了，过段时间，他们就打电话询问一下对方的情况。村里人常常到周原市去需要张大鹏帮忙又怕找不到张大鹏，就说：去问李文！李文也因为有张大鹏这个发小当了大老板而骄傲，常常遇到坎儿需用钱时就会说：我找大鹏去。

腊月十八那天，李文骑摩托车去镇上的农行营业所取款，刚

走到自动取款机前，手机就哇哇唱开了，他一看是张大鹏的电话，忙摁了接听键，离开取款机蹲在营业所门外接听。张大鹏只问候了一句李文，李文就急不可待地问：你哪天回家呀？他知道，年前年后是张大鹏生意最好的时候，常常要忙到除夕哩。张大鹏说：我妈在城里住着，我过年不回去了。年前，我准备给乡亲们办些年礼，每家送一件羽绒服，再送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你看行不行？对于张大鹏的这一想法，李文没有思想准备，他吃惊地张着嘴问：那得多少钱呀？因为他清楚，每户少说按一千元计算，李家堡村五十二户，也得花五万多元，是个不小的数字，一般人也挨不起或者不愿意掏。张大鹏说：没有啥，花钱多少无所谓，只要乡亲们高兴我就高兴了。又说：我知道如今乡亲们可能也不在乎这点年货，可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呀。听着张大鹏的话，李文心里陡然一热，他为发小的这一义举而高兴。因为这几年，有人常在背地里议论起张大鹏，骂他是奸商，挣昧良心的钱。李文认为这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的嫉妒，是仇富的表现，还常为张大鹏抱不平，和对方争辩得红脖子涨脸。这回，让议论张大鹏的人能跟着得些实惠，也能安抚一下这些人的心理。李文激动地说：你这个想法好，我坚决支持！就好像张大鹏要竞选村长自己给投赞成票一样。又问：咋忽然想起办这事？有啥想法？张大鹏嘿嘿笑了，说啥想法也没有。你先给乡亲们说一声，过两天，我就把年礼拉回来了。

张大鹏给乡亲们置办年礼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早些年，农村穷，张大鹏家里更穷，他妈掂着礼当奔波在十里八村走亲串友给他找媳妇，热心人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吹了，介绍一个吹了，吹的原因并不是女方看不上张大鹏，而是看不上张大鹏家那三间破厦房。他妈常抹眼泪说：我娃啥时候才能找下媳妇呀！愁得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张大鹏就是怀揣挣钱娶媳妇的梦想走出李家堡村的。后来，他不但进城打工挣到了钱，还在打工中娶上了媳妇，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成了有名的企业家。当老板忙，这些年来，他要为他的企业发展操心到事